

641377

WAIGUO ZHONGPIAN XIAOSHUO CONGKAN WAIGUO ZHONGPIAN XIAOSHUO CONGKAN

03

1142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红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红 字

641377

03

1142

1142

张英伦
王逢振

钱善行
张 捷

编

F15381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晓 华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3〉

红 字

张英伦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430,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00

统一书号: 10102·921 定价: 1.50元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出版说明

本丛刊专门登载外国中篇小说，凡世界各国古典和现代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或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作品，皆在编选之列。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优良，是入选的主要标准，在此前提下，力求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

作为普及与提高兼顾的读物，本丛刊以文学艺术工作者、高等院校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为基本发行对象。

出版本丛刊的一个殷切希望，是帮助读者欣赏和借鉴优秀的外国中篇小说，提高文学素养，以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创作。

7-A667102

目 录

雪国

.....〔日本〕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1)

可怜的丽莎

.....〔俄国〕卡拉姆辛著 戴 骥译(100)

克莱采奏鸣曲

.....〔俄国〕托尔斯泰著 沈凤威译(120)

谁要逼疯玛尔蒂纳

.....〔法国〕埃克斯布拉亚著 向奎观译(203)

红字

.....〔美国〕霍 桑著 侍 桁译(345)

雪 国

〔日本〕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作家，生于大阪。幼失怙恃，同祖父相依为命。十五岁上，祖父也故去，他漂泊无着，加上多次失恋，养成了感伤和孤独的性格。尔后笃信佛教禅宗。这段生活，对于川端其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一九二四年川端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文坛，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成为日本第一代现代派。后来倾向于新心理主义，开始探索一条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川端五十年的创作生活，写下了一百三十余部(篇)小说，尤以中短篇见长。他早期的作品，如《伊豆的舞女》、《雪国》、《花的圆舞曲》、《母亲的初恋》等，描写了舞女、艺妓、女演员、女招待等一些下层少女的哀伤感情、忧郁生活与纯真爱情，并表现了对她们的怜悯和同情。后期某些作品，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则以老人的变态心理描写颓废的情绪和萎靡的生活。总的特点是以虚无为基础，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

作者由于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就，一九五三年被选为

日本艺术院会员，一九六一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年先后获西德、法国政府授予的“歌德”金牌、艺术文化勋章，一九六八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二年口含煤气管自杀。

《雪国》是川端的主要代表作，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前后花了十二年时间断续写成。小说描写少女驹子被生活所迫，沦为艺妓，赚钱为“未婚夫”行男治病，但她不愿屈从同行男过没有真正爱情的生活，也不能忍受艺妓的屈辱地位，决心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偶遇来雪国旅行的舞蹈研究家岛村，便对他产生了爱慕，可岛村却把她看成是一种美的徒劳，而转念于行男的情人叶子。作者通过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驹子对生活态度的认真，流露了对她的真正同情，一方面显出岛村对人生的虚幻和颓唐，给他以一种无形的鞭挞。小说既明朗、抒情，又有着几许哀愁和虚无。

《雪国》是作者在继承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乔伊斯的意识流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写的成功之作。作者以岛村在夕阳映照下的火车玻璃窗上偶然看见一个女性的面庞作为故事的开端，并以这面“镜子”及其背后的景物流动作为跳板，展开故事情节，着力描写岛村在雪国的几次旅行中所遇见的驹子和叶子，在他意识的“镜子”上留下的印象，以及通过对她们的联想，唤起对往昔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很多时候，驹子和叶子的存在，都是由于好色的岛村的感觉而产生的一种幻想般的存在。整个故事幻想和现实交织，联想的跳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联想的范围扩展到深层心理的世界中去。

作品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在塑造人物、探索人性时，运用日本古典传统的四季自然美，作为伴随感情

的旋律，并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几乎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且作者行文流丽，笔下人物的对白充分运用日本俳句简洁洗练的特点，直率地把内心的真实、丰富的感情表达出来，富有诗的形象和韵味，宛如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读来引人入胜，掩卷耐人寻味。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空下白茫茫一片。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

一位姑娘从对过座位上站起来，把岛村座前的玻璃车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整个身子探出窗外，象朝远方呼唤似地：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手拎提灯，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用作铁路宿舍的临时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寒寂的感觉。那头的雪白色，已被黑暗吞噬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啊！”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吗！回家呀？又是大冷天了。”

“这回让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真是谢谢您的照顾啊。”

“在这种地方，早晚会觉得寂寞的。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他还是个孩子，请站长先生常教着点儿，拜托您了。”

“行啊。他干得很带劲，往后会忙起来的。去年也下了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一抛锚，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施饭。”

“站长先生好象穿得很多哩。我弟弟来信说，他还没穿西装背心呢。”

“我都穿四件啦！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

现在一个个都感冒，东倒西歪地躺在那儿啦。”

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

“我弟弟也要酒喝了吗？”

“这倒没有。”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吗？”

“我受了伤，每天都来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站在这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的转过身来说：

“好啦，路上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还没出来吗？”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拜托啦。”

她的话声优美得近乎悲戚。这清脆悦耳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

火车开动，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就这样等到追上走在轨道边上的站长，她又喊道：

“站长先生，请您告诉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

“行啊！”站长大声答应。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县界的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供下雪天使用。隧道南北，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部署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两千名青年消防队员。

知道这个叫叶子姑娘的弟弟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以后，岛村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这里说她是个“姑娘”，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她身边的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不晓得。两人的举动很象是夫妻，男的显然是个病号。陪伴病人，无形中就容易混淆男女间的界限，侍候得越殷勤，看起来就越象夫妻。老远看去，一个女人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她那副小慈母般的样子，免不了会被人看成是夫妻的。

岛村是单独把她一个人分开来看，从她那种举止所得到的印象，自己随便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罢了。其中也许是因为他过分地用好奇的目光盯住了这个姑娘，才增添自己不少伤感的吧。

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呆滞地凝望着左手的食指，翻来覆去地活动着。毕竟只有这个指头，才能使他清醒地感受到这就要去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着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只有这只指头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自己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他想着想着，不由得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不知怎地，竟清楚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现出来的，是对过座位上那个女人的样子。外面昏暗下来了，车厢里亮着灯。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汽，在他用手指揩亮以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

只映出了姑娘的一只眼睛，反而显得更加异样的美。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在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

姑娘微倾着上身，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那体贴入微的照顾，还有那连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表现出一种真挚的感情。男人头靠窗口躺着，把曲着的腿搁在姑娘的身边。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而是在斜对过。镜中只映出男人侧身躺着的半边脸。

姑娘正好坐在岛村斜对过，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过去的。可是他们刚上车时，她那种迷人的美，使他感到惊讶，不由得垂下了眼帘。就在这一瞬间，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抓住姑娘的手，就更不好意思再向那边望去了。

镜中的男人，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孱弱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了，却带着一种美妙的和谐气氛。他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严严实实地掩住了嘴，然后再往

上包住脸颊。这象是一种护脸法。但有时会松落下来，有时又会盖住鼻子，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时候，姑娘就用温柔的手势，帮他把围巾重新围好。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使岛村看着都有点焦灼。另外，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时不时松开，耷拉了下来。姑娘连这点也马上发现，给他重新裹好。那种姿态，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那么忘记了所谓界限，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正因为这样，岛村看见这种悲愁没有觉得辛酸；就象是在梦中见到虚无缥缈的景象似的。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吧。

黄昏的景色在镜子后面流动。也就是说，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象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象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虚幻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几乎神魂颠倒。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的轮廓，退到远方还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任从火车怎么往前奔驰，山野的平凡景色显得更加平凡了。什么东西都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相反地，好象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姑娘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象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脸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令人迷离恍惚，分辨不清。

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象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象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在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出了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消退映像。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

上闪过，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照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小眼睛的周围。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象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娇艳而美丽的萤火虫。

叶子自然没有留意到有人在观察她。她的心全扑在病人身上，就是把脸转向岛村那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

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却没有想到会对她有什么不好，这大概是被镜中暮景的虚幻力量吸引住了。说不定岛村在看到她呼唤站长时所表现出的过分严肃，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

火车通过信号所时，窗外已经黑沉沉了。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上面，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但是，岛村却在她身上新发现一种近乎清澈的冷漠劲，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清的镜子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他觉得好象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把头转了过去。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就头也不回，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

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正要跨越轨道，站务员从这边扬手加以阻止。

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挡住了他俩的身影。

来招揽顾客的客栈掌柜，已经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包住耳朵，登着长统胶靴，活象火场上的消防队员。一个站在候车室窗旁、眺望着轨道那边的女子，也披着蓝色斗篷，蒙上了头巾。

由于车上的暖气没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岛村还未感受到外面的真正寒冷。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给吓住了。

“真冷得要穿这身衣装吗？”

“嗯，已经完全是过冬的准备了。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今晚上可能要降到零下哩。”

“这就到零下么？”

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水柱，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在雪天的夜色笼罩下，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仿佛整个村子都静荡荡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中。

“难怪罗！无论摸到什么东西都那么冷啊！”

“去年最冷是零下二十多度哩。”

“雪呢？”

“雪嘛。平时七八尺厚，下大时恐怕有一丈二三尺吧。”

“大雪还在后头罗？”

“是啊，是在后头啊。这场雪是前几天的，只有尺把厚，已经化得差不多了。”

“能融化掉吗？”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一场大的呢。”

已经是十二月初旬了。

岛村感冒总不见好，这会儿不通气的鼻孔，让冷空气一下子通到了脑门心，清鼻涕簌簌地流个不停，象要把脏东西全都给冲出来似的。

“老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

“嗯，还在，还在。您在车站上没看见？披着深蓝色斗篷的就是。”

“就是她？……回头可以请她来吗？”

“今晚上？”

“是今晚上。”

“说是老师傅的少爷坐末班车回来，她接他去了。”

在暮景镜中看到叶子照拂的那个病人，原来就是岛村来会晤的这个女子师傅家的儿子。

了解到这点，岛村象是有什么东西掠过自己的心头。但他对

这种奇异的因缘，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倒是对自己不觉得稀奇而感到奇怪。

凭着头指的感触记住的女人，和眼睛里现出的灯火闪映下的女人，她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岛村不知怎地，觉得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感触到了似的。大概是还没有从暮景的镜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吧。他无端喃喃自语：那些暮景的流逝，难道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

滑雪季节前的温泉客栈，是顾客最少的时候，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已是万籁俱寂了。他在破旧的走廊上，每踏一步，都震得玻璃门微微作响。在长廊尽头账房的拐角处，婷婷站着一个女子，她的衣服下摆拖在冰冷而乌亮的地板上。

岛村看到衣服下摆，不由得一惊：她到底还是当艺妓了么！可是她没有向这边走来，也没有动动身子作出迎客的娇态。他从老远望着她那婷婷玉立的姿势，一种真挚的感情便油然而生。他连忙走了过去，默默地站在女子的身边。女子也想绽开她那浓施粉黛的脸，结果适得其反，变成了一副哭丧的脸。俩人就这么默然无言地向房间走去。

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但他没有来信，也没有约会，更没有信守诺言送来舞蹈造型的书。在女子看来，准以为是他一笑了之，把自己忘了。按理说，岛村是应该首先向她赔礼道歉或解释一番的，但岛村瞧也没瞧她地走着走着，觉察到她不仅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反而一心倾慕他。这就使岛村越发觉得此时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被认为是不真挚的。他被她慑服了，沉浸在美妙的喜悦之中。一直到了楼梯口，他才突然把左拳伸到女子的眼前，竖起食指说：

“它最记得你呢。”

“是吗？”

女子一把攥住他的指头，没有松开，手牵手地登上楼去。在被炉前，她把他的手松开时，一下子连脖子根都涨红了。为了掩饰过去，她慌慌张张地又抓住了他的手说：

“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

他从女子的掌心里抽出右手，伸进被炉里，然后再伸出左拳说：

“不是右手，是这个啊！”

“嗯，我知道！”

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抿着嘴笑，一边扒开他的拳头，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

“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

“噢，真冷啊！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凉的头发。”

“东京还没下雪吗？”

“那时候你虽然是那样说过，但我总觉得那是违心的话。要不然，年终岁末的，谁还会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到处一片嫩绿，是登山的季节了。

过不多久，饭桌上就将看不见新鲜的通草果了。

无所事事的岛村自然对自己容易失去真挚的感情，要把它唤回，最好的办法是爬山。于是他常常独自去爬山。他在县界区的群山里呆了七天，一到温泉场那天晚上，就让人去叫艺妓。女佣回话说：那天刚好庆祝新铁路落成，村里的蚕房兼戏棚也都用作了宴会场地，异常热闹，十二三个艺妓人手已经不够，怎么可能叫来呢！不过，老师傅家的姑娘，即便去宴会上帮忙，顶多表演两三个节目就可以回来，也许她会应邀而来吧。岛村反问了姑娘的事，女佣作了简短的说明：三弦琴和舞蹈师傅家的那位姑娘虽不是艺妓，可有时也应邀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这里没有年轻的，中年倒甚多，但不愿起舞。这么一来，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她虽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但已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

岛村认为这话不可靠，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女佣把女子领来，岛村不禁一愣，正了正坐姿。女子拉

住站起来就要走的女佣的袖子，让她还是坐在那里。

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利落的。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

她的衣着虽带几分艺妓的打扮，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地，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唯有腰带不太相称，象是很昂贵的。这副样子，看起来反而显得有点可怜。

女佣趁他们俩谈起山里的事，就起身走了。然而，连几座从这个村子可望得见的山，女子也说不全它们的名字。岛村提不起酒兴，女子却意外坦率地谈起自己也是生长在这个雪国，在东京的酒馆当女侍时被人贖身出来，本打算将来当日本舞师傅，立身处世，可是刚刚过了一年半，她的恩主就与世长辞了。也许从那人死后到今天的这段经历，才是她的真正身世吧。可这些她是不想马上坦白出来的。她说是十九岁。果真如此，这十九岁看起来倒象是二十一二岁的人了。岛村这才得到一点宽慰，开始谈起歌舞伎之类的事来。她比他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新闻轶事。兴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吧，所以津津乐道。谈着谈着，露出了副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她似乎很掌握男人的心理。尽管如此，岛村一开头就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加上他快一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内心自然热情洋溢，首先对她产生一种依恋之情。他在山上时带来的伤感，也浸染到了女子身上。

翌日下午，女子把浴具放在过道里，顺便跑到他的房间去玩。

她正要坐下，岛村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妓来。

“你说是帮忙？”

“还用问吗？”

“真讨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

她漠然地站在窗前，眺望着县界上的重山叠峦，不觉脸颊飞红了。

“这里可没有那种人！”

“说谎！”

“是真的嘛！”说着，她突然转过身子，坐在窗台上，“这可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啊！一切得听随艺妓的便。说真的，我们这个客栈一概不帮这种忙。你不信，找人直接问问就知道了！”

“你替我找找看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干这种事呢？”

“因为我把你当做朋友嘛。以朋友相待，我不向你求欢。”

“这就叫做朋友？”女子终于被激出这句带稚气的话来。接着又冒了一句：“你真了不起，居然托我办这种事！”

“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山上身体好起来了。可是脑子还是迷糊，就是同你说话吧，心情也还不是那么痛快。”

女子闭上眼睛，默不作声。这么一来，岛村干脆露出男人那副厚颜无耻相来。许正因为如此，她养成了一种通情达理、百依百顺的习惯。由于睫毛深黛，她那双闭着的眼睛，显得更加温顺，更加娇艳了。岛村望着望着，女子的脸向左右微微地摇了摇，又泛起了一抹红晕。

“你就叫个你喜欢的嘛。”

“我不是在问你吗？我初来乍到的，哪里知道谁漂亮。”

“你是说要漂亮的？”

“年轻就可以。年轻姑娘嘛，各方面都会少出差错。不要唠叨得令人讨厌就行。迷糊一点也不要紧，不要太邋遢的。等我想明天，就去找你。”

“我不再来了。”

“胡说。”

“嗯，不来了。干吗要来呢？”

“我想清清白白地跟你交个朋友，才不向你求欢呢。”

“你这种人真少见啊！”

“要是发生那种事，明天也许就不想再见到你，也不会有兴致跟你闲聊了。我从山上来到这个村子，难得见人 就感到亲热。我不向你求欢，要知道我是个游客啊。”